

火苗

李瑞林



5



火苗

李瑞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插图 虞 建

火 苗

李 瑞 林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6年12月第1版

197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00·191 定价 0.58 元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以煤矿工人反对日本侵略者掠夺我国煤炭的斗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

作品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背景下，着重描写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党统一领导的矿区秘密工作和武装斗争、根据地斗争的有机结合下，一批童工在党组织带领下，和老矿工一起，进行英勇机智的斗争，粉碎了敌人交替使用的高压和欺骗的反革命两手，把煤炭源源运往抗日根据地，为武装斗争需要服务。

作品努力在火热的斗争中塑造革命少年梁小柱子的形象，展示了一个开始只有朴素的阶级感情的苦孩子，通过革命烈火的锻炼和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逐步提高阶级觉悟，自觉地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对于矿区党组织负责人赵铁拴形象的塑造，作者也作了一定的努力。

作品具有一定的生活气息，情节比较生动，语言比较朴实，适合少年阅读。

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
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
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大部分中国领土内党的组织工作和
民众运动工作是直接联系于武装斗争
的，没有也不能有单独的孤立的党的工
作或民众运动。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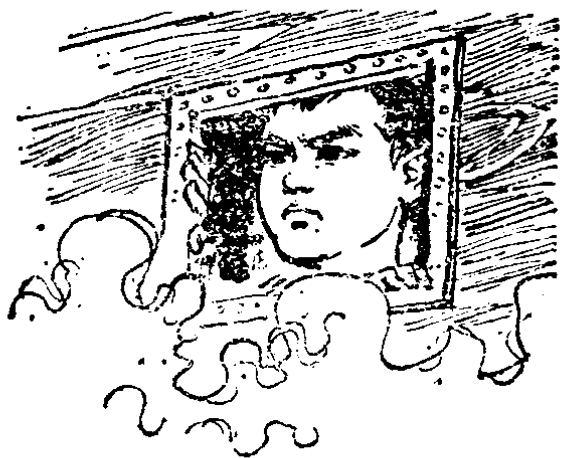
一	到羊山煤矿.....	1
二	结识了一帮小伙伴.....	14
三	下井路上.....	26
四	见到了铁拴叔.....	34
五	第一次惩罚.....	55
六	心里升起了疑团.....	73
七	红石子的故事.....	92
八	智送情报	110
九	根据地来去	140
十	油罐开花车掉道	166
十一	巧计清锅炉	181
十二	豁出命干革命	197
十三	小哥俩怒惩曹斜子	214
十四	立碑的斗争	232
十五	伸开腰来干	249
十六	煤车上逞威风	265
十七	特殊的考验	277
十八	迎接八路军	292

一 到羊山煤矿

一九四三年深冬的一个傍晚，风绞着冰片似的雪没命地吼叫着。

一列闷子车^①沿着一条铁路的支线，晃晃荡荡，向羊山煤矿开去，所有的车窗紧闭着，所有的车门紧锁着。

“哗！”一节闷子车的小铁窗，猛然打开，接着闪出一张孩子的脸。他，方脸盘，高鼻梁，两道浓浓的剑眉直竖着，一对乌黑透亮的大眼睛闪烁着仇恨的光，象夜空中的闪电，下巴颏儿略往上翘，显示出一副敦厚倔强的性格。



这孩子姓梁名柱，大伙儿都叫他小柱子，交春才到十四岁。

风象钢丝一样抽打着他的脸，雪片象刀子一样刮着他的脸，可是他丝毫没动，仿佛并没有感觉到。冻红

① 闷子车：列车的一种，通常用于运货，窗口极小。

的脸蛋，远看去，象风雪中的一团火。他的两只小手紧紧地攥着窗口的铁棍子，两眼盯着灰蒙蒙的天空，牙齿咬着厚实的下唇，陷入了沉思，过去的事一幕一幕闪现在他的眼前……

河泉村外，小柱子给地主贾贯五放牛。大半天过去了，他看天色已晚，就挥动鞭子，赶着牛往村中走去。

小柱子把牛赶进牲口棚，贾贯五抖动着山羊胡走来一看，扭头盯着小柱子：“牛没吃饱。你这孩秧子，又磨滑^①了！”

小柱子不服气，气哼哼地说：“冷天冻地，你叫牛吃什么?!”

贾贯五胡子一撅拱：“不是叫你放到穷小子们的麦地里刍青^②吗。”

小柱子顶了一句：“来年庄稼长不好，那穷哥儿们吃什么?!”

贾贯五脸长了，手一指：“你还敢犟嘴!”

小柱子挺了挺腰杆，紧攥手中的鞭子，两眼一眨不眨的瞪着贾贯五。

贾贯五吃了一闷棍，没话好说，脸黄气噎，抬手要去打小柱子。

小柱子的娘是被贾贯五逼死的，他到地主家才两个月，就挨了贾贯五几次打。这时，他再也拢不住火了，鞭子一甩，“嗖——叭!”鞭梢裹着风，拧着劲，落在

① 磨滑：躲懒、偷懒的意思。

② 刍青：吃没有成熟的庄稼。

贾贯五的额头上。

贾贯五双手捂住鞭痕，疼得呲牙咧嘴，叫道：“来人！”

小柱子见狗腿子扑过来，撒腿就朝门外跑。

小柱子被抓回来，吊在院中一棵枣树上。身上被狗腿子用皮鞭子抽得火燎燎的。

贾贯五白瞪着眼，站在一旁，张牙舞爪地说：“好大的胆子！你敢反啦？！”

小柱子紧抿着厚实的嘴唇，咬着牙，不吱一声。

贾贯五伸出鸡爪子手，扭住小柱子的耳朵：“端俺的碗，属俺管。你说，还犟不犟嘴啦？在老爷跟前低不低头？”

小柱子仍然紧抿着厚实的嘴唇。

贾贯五的手在小柱子的耳朵上拧了一圈：“世上没有缠不小的脚。俺非制服你不可！”

小柱子猛一摆头，把贾贯五的手甩到一边。心想：穷人的孩子不怕狗咬。你别想从俺嘴里掏出一句求饶的话来。

贾贯五见小柱子的嘴抿得铁结实，一言不答，更加恼羞成怒：“哼，俺看你有多拧筋头①。”他抬手摸摸额头上火里扑出的鞭痕，恶狠狠地说：“俺问你，你再一声不吭，非打你个皮开肉绽不可。”

正在这时，有人来说，贾贯五的老婆要他快去打

① 拧筋头：倔强的意思。

脾。贾贯五应了一声，对狗腿子耳语了几句，转脸对小柱子连吓唬带诈地说：“你要不服，今夜就在这儿冻死你。”说罢，就一扭后腮，象头猪一样，左摇右摆地走去了。

夜深了。

雪花纷纷扬扬，从空中飘下来。狗腿子不知什么时候冻跑了。

小柱子扬起脸，看那灰蒙蒙的天空显得更加阴沉宽广了，心想：天无边无涯多么大啊！可哪儿是俺的生路呀！这阴森森的院落，就象只鸟笼子，俺在这里头，伸不开胳膊蹬不开腿，多憋闷得慌呀，整天出尽牛马力，还吃不上，穿不上，挨打受骂，哪是个头啊？！今天俺顶撞了狗地主，他要俺在他面前低头，俺才不干呢！可也不能白等着他折磨呀！“逃出这狼窝窝。”小柱子心里说；可他又想，俺爹娘全死了，无亲无故，上哪儿去呢？想呀，想呀……突然，他双眉一抖，想到了铁拴叔。

铁拴叔是谁呢？他是三年头里小柱子认识的一个叔叔。那年，一天夜里，小柱子的爹从老远的地方回矿，经过家里，带来了一个陌生人。进了屋，小柱子的爹就把小柱子拉到那人面前，说：“叫铁拴叔。”

小柱子看这叔叔待人怪亲热的，跟爹真象兄弟一样，就扬起头，亲昵地叫了声“铁拴叔”。

“哎！”铁拴叔高兴地应道，往身边的木墩上一坐，伸手把小柱子揽在怀里。

灯光下，小柱子发现铁拴叔右耳根有块蓝记，就用

小手轻轻地摸着问：“这是怎么弄的呀？”

铁拴叔握着小柱子的小手，说：“这个呀，是在矿里闹罢工，叫坏蛋打破，伤口吃进了煤灰，落下的。”

“坏蛋真狠呀！”小柱子扑打扑打眼皮儿，狠劲抿了抿嘴唇说，接着又问道：“铁拴叔，你和俺爹老早就在羊山矿呀？”

“不，那是五年头里的事了，俺还在老远老远一个矿里，和你爹还没见过面哪！”

这时，小柱子的爹给铁拴叔张罗好一点吃的，小柱子让开，铁拴叔吃了，小柱子又过来，缠着铁拴叔说：“讲个故事给俺听吧！”

“你爱听什么故事哪？”铁拴叔说着，想了想，把小柱子抱到他身边坐下，右手握起拳头，伸出大拇指和二拇指，在小柱子眼前打了个“八”字，说：“给你讲个‘八爷’的故事，好吧？”

小柱子照铁拴叔的样子打着手势，睁大眼睛问：“八爷？”

铁拴叔指着小柱子的手势，笑咪咪地说：“就是八路军。”

“八路军？”

“对，八路军。这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现在打



鬼子，锄汉奸，将来要把地主资本家统统打倒，让穷苦人彻底翻身解放。”

小柱子一听，高兴地拉着铁拴叔的手，直催他说：“好呀！快讲呀！”

这一晚，小柱子知道了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地主老财再不能骑在穷苦人头上作威作福了，男女老少跟着毛主席闹抗日，小伙子参加八路军，胸前还挂上大红花。……他听得入了神，心想，什么时候俺能到根据地多好呀，到了十六、七岁，俺也当一名八路军，把鬼子打个人仰马翻……

后来呀，八路军的一个小分队，执行任务路过河泉村，住了几天。有一个挎盒子枪的大胡子叔叔还召集村上的人开了个会，讲了话哪。贾贯五因为和鬼子早就勾搭上了，一听说八路军的队伍过来了，就吓跑了。过了好多天，他探听八路军走了，才敢溜回来。

打这以后，小柱子更想让铁拴叔送他去根据地了。第二次见到铁拴叔时，他一个劲地要求。当时，铁拴叔爱抚地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安慰他说：“你加劲儿长吧！等你大了，俺一定来带你去。”

小柱子想到这里，厚实的嘴唇逐渐舒开，脸上露出了笑容，心里说：“去找铁拴叔，要他送俺去根据地！”

小柱子看周围没人，就抖抖身上的雪，用手抓紧吊身的绳子，使尽全身力气，把吊着的身子往上提起，用牙咬开系在手脖上的绳扣……

等地主的狗腿子来查，发现小柱子没了，咋呼道：“小柱子跑了！”

贾贯五正在屋里打牌，听到叫声，忙跑出来：“娘的，还不快追！”

贾贯五带着狗腿子，追出大门，一边跑，一边活喊拉噪：

“抓住他！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小柱子从贾贯五家逃出来，象脱缰的骏马，飞快跑到村外一条水流很急的河边，他怕人追上来，不顾天寒水凉，仗着一身好水性，忙把衣服都脱了，顶在头上，凫了过去。

贾贯五带着人追到河边，不见小柱子踪影，痴痴地望了半天，只好回去了。心里恶狠狠地想：准是跳了河。哼！这下子不淹死他，也得冻死他。

小柱子天明跑到一个小火车站，正碰上日本鬼子抓工人，两个汉奸看到小柱子，死拉硬拽(zhuài)，把他锁进了闷子车。

不知什么时辰，闷子车启动了。

“小兄弟，你在想什么？”

一句话，打断了小柱子的回忆。他回头一看，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身上背着一条烂毯子。

这青年原是大城里一家日本工厂的工人，因为打了厂里日本鬼子才跑出来的。他本打算投奔抗日根据

地，谁知在路上也被抓来了。

小柱子低下头，不知怎么回答好。

这个青年见小柱子怪老实，便自我介绍：“俺叫龙志兴。”

小柱子觉得这个人挺爽快，也道了自己的姓名。

两人一搭话，越拉越热乎。

火车进了站。

小柱子从窗口向远处看去：在浓烟迷雾中有一个高大的铁架子，铁架子上有两个大铁轮子，缓缓地转动着；砖砌的烟囱，打着一道道铁箍，一副残破的样子；烟囱里，不断地冒出一股股浓烟。小柱子心想：这是什么地方啊？！

“哐当”一声，车停了。

车门外，先是“哗哗啦啦”一阵响，这是有人在开车门上的大铁锁。接着，在“轰轰隆隆”的响声中，车门开了。小柱子向车外一瞅时，愣住了：站台上布满鬼子兵和伪矿警队黑狗子^①，手里都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小柱子不由一惊：这不是押犯人么？

人们被一个个地押下车。

这时，有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袍，斜眉立眼的家伙，走到人们面前。这人叫曹斜子，今天就是他带着鬼子汉奸去抓人的。他把驴脸一吊，扯着嗓子叫道：“都听着，来到羊山煤矿——”

^① 伪矿警队是敌伪统治下矿区的半武装反动组织，其人员身穿黑色衣服，群众通称这些人为黑狗子。

人们一阵骚动。

小柱子心想：“这就是羊山煤矿啊！”

曹斜子继续说：“你们来到这里，连骨头带肉，都是皇军①的啦。要老老实实为皇军出煤，谁要是偷跑，抓回来，就喂狗！下边请太君训话。”

日本警尉大熊，挺着肚子，背搭着手，狠眼恶光地说：“你们统统是良民大大的，来到这里要为大东亚圣战的胜利，大大出煤的有！……开路！”

鬼子兵们应道：“咳咦②！”

人们被荷枪实弹的鬼子兵和黑狗子押着，向羊山脚下走去。

小柱子、龙志兴等人被押进一间地屋③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走进一个黑狗子。他把手里的篮子和水桶往地上一掼，说了声“开饭了”，就转身走出去，缩着头，站在屋门口；他把枪抱在怀里，手装进袖筒。

篮子里放着掺了砂子的麸子面窝窝，半生不熟，一个人只摊到一个。桶里的溜汤水，黄澄澄的，霉气熏天。

“他奶奶的！又掉到狼嘴里来啦。”

“这是什么世道！”

“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人们有的把手里的窝窝头捏得粉碎，有的把手上

① 皇军：日本侵略军自称皇军，汉奸对日本侵略军也媚称皇军。

② 咳咦：“是”的意思。

③ 地屋：建筑在地面以下的简陋的住房。

舀的溜汤水泼在地上，气愤地议论开了。

小柱子听了这些话，巴不得马上离开这里，去找铁拴叔。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枪声。

屋里，马上静了下来。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都敲着小鼓：为什么打枪呀？

不多会儿，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只见一位年岁很大的工人被鬼子推了进来，跌跌撞撞地倒在地上。他右腿上沾了一大块血迹。

大家赶忙跑过去，龙志兴掇起他的肩膀，小柱子连忙从外衣上“哧啦”一声撕下一块破布，给他包了伤口。

“水，水……”

老工人的声音很小，小柱子连忙舀了半瓢溜汤水给他喝了。

老工人渐渐睁开眼，向周围瞅了瞅，说：“你们都是新来的吧？”

大家朝他点了点头。

龙志兴问：“老师傅，这是什么地方？”

“唉，”老工人叹了口气，“这儿叫‘劳工所’，是鬼子关咱们工人的地方。关在这儿的工人，都是鬼子从外地抓来、骗来的。鬼子天天用刀枪押着上井下井，还吃不饱，穿不上。这儿的工人不象外面本地兄弟自个儿吃、住、上下工。大家都想逃出这火坑，可是你们倒掉进来了。”

“刚才枪响是不是鬼子开枪打工人？”龙志兴问。

“对。”老工人说，“几个工人被鬼子押着从井下回来，半道上，他们趁天黑，奔羊山湖去了。”

“奔羊山湖做什么？”

“还不是去找‘八爷’？”

听了老工人的话，小柱子心里一动，悄悄走到屋门口，搭眼向外一巡睃：大雪搓棉扯絮般下着，站岗的黑狗子不知什么时候溜了。他略一筹思，急忙返回，对大家说：“咱逃吧？”

“说的是。”老工人欠起身子，“俺的腿要不是在井下砸伤了，今天也跑了。”

“鬼子警戒什么时辰最紧？”

“别看鬼子叫得凶，内里虚哪！”老工人压低了声音，“外面矿工兄弟前一阵子又给鬼子砸了一闷杠子，这两天鬼子顾了那头顾不了这头。”

“闷杠子？”大家眼睛一亮。

老工人说：“就是大伙儿抱一起，暗地里和鬼子汉奸斗。”

小柱子一听，恨不能插翅飞出去，忙问：“老伯伯，怎么能跑出去呀？”

老工人说：“‘劳工所’周围有三道电网，要想跑出去，就得先把它剪开。”

龙志兴听老工人一说，连忙从背上的破毯子里取出一把钳子：“俺是电工，这个好办。”

大家惊喜地说：“那太好了！”